

洩 漏

龔 冰 廬

坐監牢雖則不是一件怎麼樣苦痛的刑罰，但在初進牢獄的幾天裏真是難堪到極頂了！尤其是在無聊的時候，簡直是苦煞人呢。中國的牢獄是一般人所揣想得到的，髒污，慘酷……有好幾回我的確忍不住了，常常咬緊了牙關，用勁在自己的身子上抓一把，有時竟把血都抓了出來，在肉體上感到過分的痛楚的時候，精神上的難堪才稍稍可以忍耐下來。但在肉體上的痛楚漸漸減褪了時，精神和肉體的二重的苦痛深深地把我抓住着，這個時候的難堪，才是人生中難歷的經驗。加着我的很會幻想的腦神經，簡直使我起了好幾百回自殺的念頭。雖則終於沒有成功，但是身心上却反受了不少痛苦。

一個晨光熹微的早晨，我那單身房內還是黑暗得很。由一個開在高處的一方小窗洞裏，射進一點黯淡的微光，我突然跳醒了起

來，在牀上坐着，長久長久沒有動顫。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了，這裏是永遠這樣灰色，這樣死寂着。由這一方小窗洞裏望出去，是一列高聳着的堅壁，壁上的白璽大半已經脫落，生着一些蒼綠色的寄生植物，這裏是幽僻，凋零，在在使人不快。在堅壁的頂上，露出狹狹地一條天空來，由這一狹條的天空上，看見一堆堆黯淡的浮雲飛快地跑過去，時時露出一小點蔚藍的晴光。當我從牀上站起來的時候，一條僅見的天空立地消失了，整個小窗洞全被牢牆所遮滅了。我在牢房內踱着步，用力吐着氣，時時坐下來看看這一狹條的天空，一點點的晴光，一堆堆的浮雲……這浮雲有多少大？這慘澹的天空，或許會下雨吧？這整個的天空中，是否有一塊使人暢爽的青天？……但我目力所能及的祇有這一狹條，其餘都是陰森的，可怕的堅壁！於是我又蹲下身來，以致把臀部坐到地上，要想多看見一點天空。但是還沒有用，甚至把身子睡倒在地板上，天空還是祇有這麼狹狹地一條！因為當我蹲下的時候，對面的牆壁雖然漸漸地縮矮下來，但是蓋在窗前的屋簷却漸漸地壓了下來，屋簷和牆頭之間的天空，依舊還是這樣狹狹的一條！當我重又頹然地躺到牀上的時候，打了一個沉長的呵欠，二眼頂着壓到頭上來的屋頂。疲倦了……身子也軟弱起來！

一度的沉默之後，把身子漸漸地翻轉過去，面對着牆壁。這裏沒有微笑也沒有哀傷，這裏有的祇是漠然。這時我的頭覺得有些暈眩，額部發着熱，我很想把眼臉閉攏來再睡一瞌，但是眼睛總是閉不下去。這樣躺着，躺着，胡想着一些已往與本來，心裏突然焦躁起

來，全身的血液沸騰起來！於是把雙手摸過去，手心抵着堅冷的牆壁，漸漸地又把臉兒湊近去，身子靠上去。兩眼看着牆壁上的黑斑，那一個像人，那一點像個手槍，還有一個炸彈，啊，這裏有無數的炸彈和手槍……太害怕了！

我的身體和牆壁靠得緊緊地，牆壁的冷氣，稍稍地詭譎和我的體內的悶熱，這樣，我的腦神經稍為清醒了一點。但是我總不能抑止下我的紊亂的思維，我的腦海中永遠澎湃着忿激的狂飈。我曾不斷地思索着，我能用什麼法子去衝破這緊鎖着的重門，我怎樣能夠重新回復到我的自由的天地？到我過分憤激的時候，我想到我能用什麼法子去毀滅掉這個世界，我希望這一間屋子是一個炸彈，這個炸彈爆發起來的時候，可以把全宇宙上的一切建築根本震倒，我們要重新建造起新的一切來。假使這是可能的話，那我願意做這炸彈的炸藥，或則我可以做這個炸彈的導火綫，由我先爆發起來！凡是一切關於憤激，雖則是絕對不可能的空想，都在這時幻現着。

但是這裏什麼都沒有，什麼都不會有。這裏是堅壁包藏着的一小部分，這部分是過於渺小了的；在這部分內，沒有天堂也沒有地獄，沒有上帝也沒有人。這裏祇有我一個，與什麼都不相關聯的我。在這整個的牢獄中，當然還有其他的罪犯，但是這有什麼關係呢，各個罪犯就是各個的自我，在這裏沒有羣衆，沒有其他……。這個就使我不能忍耐，人是不慣於孤獨的，尤其是在這生的過程中，我們一定要有點什麼！

於是我把頭向牀外側了轉來，把視線投到高高的窗框去。這裏

有我酷愛的秋陰 天空，天空中跑着無羈絆的白雲，白雲中時時露出一小點蔚藍的晴光。噯，祇有這一點還依舊，祇有這一點點的光明的契機有我生存的昭示。

長久長久我祇是凝視着這一塊天空，這天空中有我的希望，有我的過去與未來，有生也有死。在這天空底下，有我們的一切，有我們被剝奪了的一切……。我渴望着，我懷念着，我想着天空底下所有的一切，一切的一切。在這天空底下有生的影形，與死的微象，那裏有我經驗過的與未曾見的。

這白雲跑過的青天底下，一定還有捉我進獄的官吏，有制人罪罰的執法者；並且還有觸法的可憐者。那裏有牛馬，也有御者。他們爭鬥着，他們在太陽底下不斷地生生死死。

不知道他們把這世界弄成怎樣了，牠們簡直不讓我看一看。我又站起來踱着步，但是剛走得一二步，前面是牆壁了，退回轉來時，也不過是一二步！

這裏簡直是沒有路可走，繞着牆壁走一圈，也不過是四五步路。於是我又頹然地倒下了，深深地嘆了一口氣，打了一個呵欠，用手指在背脊上抓爬着，其實我的背脊上並不是覺得癢。

興奮的時候似乎是過去了，一切的生命都像是死寂了。在這裏祇有我一個，我在這裏太孤單了，在這裏簡直想不到還有其他的一切。那時候的熱忱呢，那時候的我們的威嚴，現在不知還存在於什麼地方！

我想到我的被擒。——這些總都是一種混亂的無意識的權威，

在我的腦海中，零零碎碎地幻現着些當時的情景。

我覺得大多數的人，都蒙着一層不可理解的悲愁，他們都蠢動着，有的竟因了一點刺激而發着瘋，當我在青年會的閱報室內被擒的時候，我祇少是因為腦神經充血的緣故，發過一回狂，至今還不曾回復過來。

那時是一個陰霾的下午，從糊着美麗的花紙的玻窗中映進的一點光線，黯淡，灰色，閱報室內充滿了恐怖的煩愁。隔壁的辦事室內，送過幾陣討厭的讚美詩的歌聲。我的心還在猛搏着胸膛，頭一直垂到桌子上去，兩眼注視着一張報紙的廣告欄。剛才的發宣言，遊行示威的勇氣，不知消失到何處去了。我躲在這裏，雖則關心着我們這一次失敗的屈辱，但是深深地盤據着我的腦神經的，恐還是懼怯着偵探的追逼！

在這牢獄中，至今已有了兩個星期了。在這牢獄的重門深鎖中，一定還有我許多的同志們。

於是我想到了這有意義的牢獄，有意義的圍牆，有意義的鐵門，牠們有這偉大的權力，牠們可以深鎖着我們，牠們可以剝奪我們的自由，更可笑的是莊嚴而且威肅的執法官，帶着不可侵犯的權力而把我們的熱血，我們的勇氣壓抑了！

我們在這重門深鎖中焦急着，憤激着，他們在外面驕奢地拖着微笑，揆着婦人，喝着葡萄酒。

我們的生與死的式樣，究竟是怎樣，我們簡直不知道，簡直做了他們掌上的螞蟥，給他們任意操縱我們的一切。

我這樣繼續不斷地思維着，我的充血的腦神經絕對不讓我休息，終於使我長久地失眠了。因為失眠的緣故，頭總昏沉得利害，憤激與頹唐的情緒，簡直不由我的意識來作主。

在牀上躺下得不久，又翻然坐了起來，背脊靠着牆壁，長久地默然無聲。

忽然，在聽覺中感到一陣隱微的哭泣聲。這哭泣聲起先很低微，似乎是深夜裏的宿鳥的振翅，帶給我一種幻滅的靈感。我立地興奮地，在牀上坐得端正了，靜心諦聽着。但是這聲音立刻就消失了。當我疲乏似地聳了聳肩背，不再注意的時候，這聲音又起了，並且更明晰，更嘹亮地哽咽着。這不是一個人的聲息，這不是平常的哀音，這是多數人在號啕。我懼怯起來了，我掩着我的兩耳，我真不敢再聽下去了，這太可怕了！但是聽覺却不由我作主，這聲音愈加響亮，愈加刺耳。好像是全世界沸騰起來了，這哭聲佈滿了宇宙的全體。

我懼怯地掩着我的兩耳，我的手發着抖，於是我站起來用勁地跨着步，大聲地咳着嗽，我想假我的足步聲和咳嗽聲來掩蓋住這怖人的哭泣。

——砰……

突然地在門上發出一聲響來，這是獄卒用木棍敲着的聲音。

——噲，靜着！

接着獄卒在門外高聲吼叫了一聲。

於是我祇有靜着，否則就得要遭他們皮鞭的毒打了！但是靜着

時我就得要忍受着去聽這可怖的哭聲，沒有法子來躲避牠，沒有法子可以遮掩牠。這哭聲太怕人了，在你幽靜的時候，在你的沉默中，這哭聲更猛烈地，更無阻攔地襲入我的耳膜。牠太使我傷感，使我頹唐，使我的勇氣全部消失。我重新躺到牀上，變成了一個無能力者！我雖則想竭力去克服這一種弱點，但是終於勝不過這襲來的恐怖。我知道，我要逐去這傷感的襲擊，我就得把我自己振作起來。

我的腦海中頓時湧現起兩種絕對矛盾的思潮，牠們使我煩躁，使我感傷。但是這並不是煩躁和感傷所可以解決的，這是我的根本的問題。

這時我的面部又焦灼起來，我用手掌去摸着兩頰的時候，我的面部燥熱得利害。我又側過身去，把臉面緊貼着牆壁來取冷。

當我的面部緊貼着牆壁，兩眼凝望着牆壁上的斑蝕着的手鏟和炸彈的時候；在這牆上，却又被我發現了一個秘密。

我突然坐了起來，腦神經被這一度突然的刺激奮興了起來，我的頭也就不再昏暈了！

這是一封絕命書，是用指甲刻劃在牆壁上的一封遺書。我借着高處的這一方小窗洞裏送來的一點微光，一半加以揣摩地讀了下去。在這一封信裏，有許多字跡已經模模糊糊了！

這一封信裏的辭句，雖則很簡單，但是他的情緒却非常之熱烈。這一封信是留給他的同志們的，大概他是一個政治犯，這我從他的措辭中可以看得出來。

僅僅不過幾百個字，牠却使我深深地感動了！因為我這時是在

牢獄內，當然我很可體驗到寫信的人的當時的情景，他的內心的苦悶，他的希望的憧憬，他的絕望的悲哀，在信的後面，還附有一行文字。

“我是一個死刑囚，我已經被判決死刑了，不久之間，我會在斷頭台上找我的安息。這裏有我的一封信，我希望能夠寄達到我的目的地。我想，後我到來的囚徒們中，一定還有回復自由的可能的人罷！”

在這末了，附着寄信的地址。

我不能考證這一封信是從什麼時候起留在這裏的？大概這一封信留在這裏已經很長久了。這總是一封不幸的信，牠被人深深地掩埋在這裏，直到現在。

這是一個被剝奪了自由的人的供狀，他供給了我們熱烈的情懷，他供給了我們未來的希望，但是他的希望，他的衷心，却深深地被扣留在這裏。

我讀完了一遍，再讀了一遍。我恐怕全世界上不會有第二篇比牠更好的文字能感動我，鼓舞我到這樣深切的程度了罷！這也就是我的情懷，我自從一進到這裏來以後所反復凝思着的結晶，這裏帶有反抗的赤忱和自由的熱愛。於是我感到要把這一封信傳遞出去的必要，這並不是爲了他，爲了我，這是爲了自由的本身！

但是有什麼法子呢？說不定明天或是後天，我的死刑也將被判決了。我決計要在我的未死之前，把牠宣傳出去。雖則我和這寫信的囚徒處在同一的命運之下，但是我還有我未了的生命，一句

話，我還活着，惟其是活着，我就有希望的可能！

經過了多少次的思索，簡直沒有一個妥善的辦法，可以把這一封信宣傳出去。我曾想着向這一方高處的小窗洞中呼喊着，把這一封信朗讀一遍，我想總會有人能聽到吧！

我不能再隱忍下去了，不管獄卒們的巡邏是怎樣的嚴密，我一定要試試冒險一下。

於是我爬到牀上去，兩臂伸直起來，手指抓着築在小窗洞中的鋼鐵桿，把頭昂了起來，提高着嗓音，向着外面直呼起來！

——噲，聽着罷，我們被污辱的，被壓在鋼鐵之下的，被重門深鎖着的兄弟們，聽着罷！……

——兄弟們，請聽着，請聽着我來宣佈我們的秘密……

我還沒有把信念出口來時，我的單身房的牢門突然打開了！走進來的是一位穿着制服的獄卒。終於我被拖到廊下來，挨了一頓皮鞭子。

到第三天上，我下了一個決心，我不吃飯了。獄卒把飯菜送了來，還是一點也不會少地搬了去。我忍受着難熬的飢餓，我竭力和食慾抵抗着。

我一意謂誠地做着，好像在建設一件偉大的工程。我的意志專一着，我的目的祇有一個，我堅決地要來完成我的工作。

這樣繼續不斷地努力，繼續不斷地奮鬥着，我的熱血不時地沸騰起來，常常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吐着一口從胸底吹出的熱氣而微笑起來。我不再傷感，不再嘆息，我很能沉靜，也很能興奮。這號

响的哭聲我不再聽見了，在這裏仍然是寂靜得很。但我知道，這裏決不是墳墓，這裏不過是牢獄。

這樣繼續地絕食了二天半，果然我的計劃成功了。我絕食後的第三天的中午時候，一個獄卒領了一位醫生進來。醫生在我身上簡簡單單地診察了一回，我竭力裝着病態。醫生去了約莫三個鐘頭，獄卒送了一個藥包進來。我接了藥微笑着，等獄卒出到門外，把獄門重新鎖上時，我在房內狂躍起來了，似乎我的計劃已經完成，我可以到自由的天地了！

我把藥包拆了開來，把藥末向空中一闕，藥末立刻在滿屋中飛散了。我所要的祇是這一張紙片，我絕食了二天半，我是僅僅爲了這一張小小的紙片。接着我伸起左手來，在手指上咬破了一塊，用一根從門上剝蝕下來的細木片，蘸着血，把牆上的信抄錄到紙上去。

我細心地把這一封信的全部抄好，把他的附註也寫上了，於是刻不容緩地把那紙片拿到小窗洞口，盡力丟向外面去。

當我坐到牀上的時候，我看見這一張寫着血字的小方紙，被大空裏的長風捲着一直向上飄去。我看見牠從那一狹條的天空中飛越了這崇高的牢籠。

長久長久我的兩眼還在張望着這一塊狹小的天空，這小紙片已飄然不見了。

我仍然絕食着，藥包按着時候送來。我不斷地抄着血書，不斷地送到窗外出。

紙片的確已經飛出了牢獄的高牆，終於，這消息洩漏出去了。

我喜躍着，我慶幸着，等到這一次的晚飯送來時，我要吃一點了。

無論你們怎樣嚴密地防範着罷，無論你們用怎樣堅固的鐵門，把我們深鎖在這裏，但是我們的熱忱，我們的情懷，並不需要經過你們的手，我們的熱血，總會飛越到外面去的，不怕你們的門是怎樣的堅牢，你們的牆壁是怎樣的高厚。

我相信，這裏並不是墳墓，這裏僅僅不過是牢獄。

23 夜半，6，1928